

“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



□周惠斌

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往往也是文博工作者倍感忙碌的日子,然而,这种辛劳,又让博物馆人有一种“忙并快乐着”的愉悦之感。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转行至博物馆行业,先后从事宣传教育、收藏研究、陈列展览等具体的业务工作。其中,每年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举办相关的临时展览,尤其令我感到忙碌而紧张、充实而快乐。

因为工作所在的博物馆与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学宫,两者合二为一,凸显了文物叠加以后的双重效应,所以,总觉得自己对文物、博物的认识,更具直观、亲近的感知。犹记得2011年“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前,我们围绕当年的活动主题“博物馆与记忆”,近水楼台,从身边的古建筑入手,策划了题为“凝固乐章:学宫的前世今生”的临时展览,运用方志和古籍中的文献资料、馆藏的传世文物、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制作的建筑模型,以及新近拍摄的建筑照片,将明清以来学宫的发展脉络、修缮保护和人文故事,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引导观众在参观现场就能领略到学宫古建筑数百年来积淀的古典神韵:东西牌坊的肃穆峨冠,棧星门的典雅凝重,泮池泮桥的古朴精致,大成殿的阔大厚重,学海堂的轩敞华丽……真切感受明清传统建筑的凝练精美和恢宏气势。

【文化观】

我在学宫做临展



崇明学宫泮池泮桥(邱屹麟摄)

学宫又名孔庙、文庙,是一个地区最具历史厚度和文化底蕴的人文殿堂,原是祭祀伟大教育家孔子的专门场所,也是古代地方官办的学府。2015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据此,我们策划了“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生平展”,面向青少年兼及社会各界观众,以传世的各种版本的《孔子圣迹图》《孔圣家语图》为基础,辅以历代表现孔子形象的“司寇图”“讲学图”、《论语》经典语录、书画作品,反映孔子从诞生、随母迁居、学习六艺,到杏坛设学、泰山问政、周游列国,最后删修六经、哲人仙逝、

道冠古今的传奇一生。

如果说传承千百年的学宫,浓缩了以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是一首励志的诗,一阙激情的词,一曲高亢的歌,一篇抑扬的赋,那么,在学宫内举办孔子生平展,是我们坚守传统文化的基因和血脉,接续文明圣火的生动践行,是博物馆人与观众共同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和未来”,是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结合博物馆所在地——学宫内的古建筑乡贤祠,精心策划了临展《嘉言懿行:历代乡贤事迹展》。所谓乡贤,是指古代各地政府对吏治清明、政绩卓著的官员,或者德才兼备、威望崇高、为社会作出贡献,并为邻里乡邦敬重推崇的社会贤达,在其去世后予以表彰的一种荣誉称号。学宫乡贤祠内供奉、祭奠的历代乡贤,他们修身明志、通晓事理,垂范乡里、润泽乡风,热心公益、造福一方,堪称百姓言行身教的标杆、道德教化的楷模。展览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易懂的内容,介绍了宋、元、明、清时期12位著名乡贤,旨在弘扬和倡导乡贤文化,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事

实上,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不仅仅是“国际博物馆日”的意义所在,更是所有博物馆人一以贯之的使命所在。对于博物馆人而言,深度挖掘文物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以雅俗共赏的形式和内容,通过或沉浸、或体验、或互动的展览展示,让高冷、生硬、枯燥而一度远离人们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走进观众的视野,融入他们的生活,让不同文化语境的人在古老文明面前同频共振,成为人们可亲可感的精神标志,将永远是博物馆人的共同情怀和使命担当。

【观展所得】

博物馆里有故乡从前的气息

□王太生

离乡多年的老鲁回来了。他喝了酒,拉着我的手,非要我陪他去博物馆走走。老鲁说,在外面常想老家,博物馆里一定有故乡从前的气息。

看一座城市的深度与厚度,古朴与繁华,要看它的博物馆。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基因库,里面收藏着城市的气味、先人曾经抛掷过的石块、种过的稻种、井栏、砖瓦,以及最后一块鱼化石。墓志铭上,讲述着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某个人的一生,一块墓志铭就是一部人物传记,一部装帧精美的石头书。一座城的性格与气质,早已在那些被收藏的器物上隐隐显露。

我喜欢身边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在异乡,遇到朋友,我会说,我来自一座两千多年的古城,弄得自己好像很有文化似的,其实是想沾沾有文化的城市之光。

对于博物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在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的眼里,“这里有餐盘而无食欲。有结婚戒指,然爱情至少已三百年,未获回报。这里有一把扇子——粉红的脸蛋哪里去了?这里有几把剑——愤怒哪里去?”似乎在说,这里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温度,博物馆里缺少了些什么?

其实,一座城市的博物馆留下的碎片,还是能够还原这座城某些方面的生活场景的。

从前,我住的城不大。城中有一家博物馆,虽然没有兵马俑,没有越王勾践剑,仍有几件东西值得一看。博物馆平常少有人去,几只麻雀在庭院中散步,好像从时光的这一头跳到那一头,从汉代跳到唐朝。橱柜里,金丝绒上摆放着一些出土的古钱币、陶罐、瓷器、铁器物……金丝绒这样的质地,一般都显得小心翼翼。除了这些,有几件镇馆之宝:一架麋鹿骨骼化石、两具古尸、数枚铜镜。

麋鹿呈奔跑状,却没有痛苦的表情,骨骼按照它生前生长的方向,一节一节还原排列。我们这地方一直水草丰茂,麋鹿在水泽泥淖追逐嬉戏,四蹄宽大,得得奔突,由远及近,水花四溅,完成它们生儿育女的追逐繁衍。几个农民建房挖地基时一不小心,挖出这具完整的麋鹿化石。它在谛听着什么?麋鹿躲在草丛中,举着枝

丫似的角,一动不动,流露出人类孩童一样的眼神,在静静观察四周,警惕的眼珠在眼眶内呈四十五度角,逐渐转动,扩大视觉范围。

明朝的一男一女,并排陈列,躺在博物馆的大厅里。男的姓徐,五十多岁,据说是三品大员,旁边是他的夫人。如果不是寿终正寝,他们死于何病,卒于何年,已无从考证。锦缎绸服褪去了,他们睡得那样安详,仿佛还延续着昨天的好梦。我从他们身边轻轻经过时,清晰地看到,髻须飘飘,毛发依稀,皮肤尚有弹性。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数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会看到他们安然从容、酣然入梦的睡姿。

我们平时曾在某本书中与古人相遇,一团和气,两句歪诗,其实古人就在身边留下痕迹。或许在你身旁,那棵苍老的柏树上,唐朝的商贩曾触摸过?湖边那块不起眼的大青石,宋朝浣衣的妇人在上面坐过?河湾那一泓袅袅水草旁,明代的秀才垂钓过?说不定,古城墙上那一行苍老的古树,不知是哪个朝代的鸟排泄落下来的种子。

据说,也许是戏说,当时挖出这对明代夫妇时,毫发无损,皮肤尚有弹性。人们不知所措,把他们暂时摆放在路边。大人跑过去,小心翼翼地跟他们握一握手;小孩子壮着胆子走近,甚至还调皮地捏一捏老爷爷的鼻子,踢一踢老奶奶的臀部。

不是古战场,牧童也就拾不到旧刀枪。缺少兵戎利器,说明这里曾经宁静祥和。没有金银珠宝的优雅炫耀,只留井栏与陶罐,却是一个地方的气质与风度。当时,我在大厅踟躅,好像听到那个老爷爷呼呼如乡间童子风箱的鼾声。再看看那几枚铜镜,光泽漫漶,图纹华丽,不知曾映照过怎样俏丽的脸。

小地方的博物馆,悉心收藏自己的安静故事。隔着两千年的时空,寄来一封信。轻轻打开,从里面跌落出几块文化碎片。

一座城,从古到今,生生息息无数人,能够住进博物馆的也就那几个。太多太多的人和事,都是过眼云烟。想起辛波丝卡的诗,“这里有一把扇子——粉红的脸蛋哪里去了?”

我们都是这座城后来的孩子。